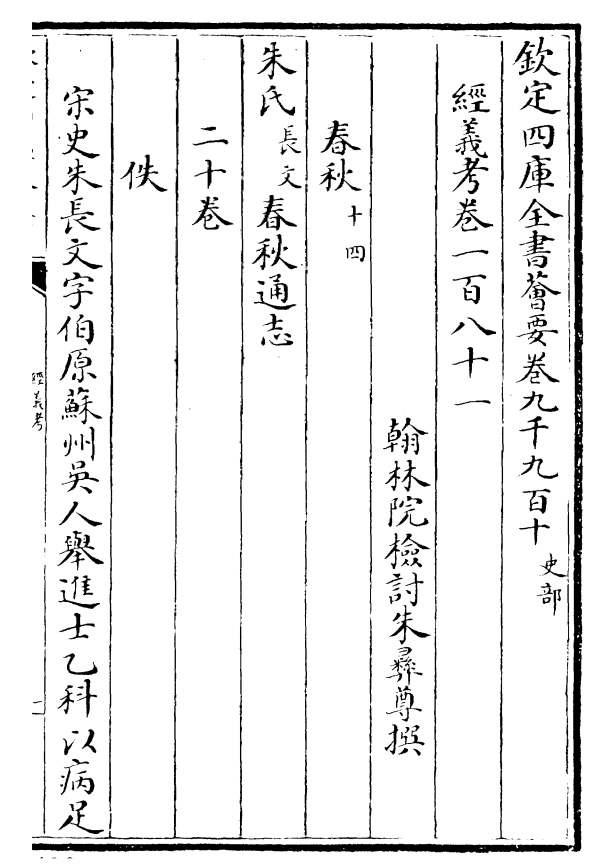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四

朱氏長文春秋通志

二十卷

佚

宋史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

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閲古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辨説

長文自序曰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巳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於孔子孔子之志見於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綱絶紐朝覲會盟之儀不修於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於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

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天下嗟夫隱桓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滅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為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絶嘗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賢者之事公羊

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

以見夫隱桓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葢孟子深於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於叙事公縠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公羊而公羊之學䆁

於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穀梁之義顯於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於學官是非紛錯準裁靡定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其秉毫牘焦思慮以為論著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同伐異恬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略言三家之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為之損益陸淳會萃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擬其是而删其

非又頗益之已說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折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於經之本指爲多慶歷中仁宗皇帝鋭意圖治以庠序爲敎化之本於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乃起石守道於徂徠召孫明復於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術而後華藻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

復與胡翼之並為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略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下授兩經大義於春秋尤勤未就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未遑也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葢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於憂患顛沛之間猶志於是會元祐初詔復立於學官而余被命掌

教吳門於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家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説不二歲講終獲麟絕聖初被召為太學博士復講此經乃裒其所録次為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荊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覩日月也異日居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於行事豈小補古之為師者以講解為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

聽授為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於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於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以蚤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從子佺知筠州進表曰元聖素王之道巻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大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其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周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為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

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懲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於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襃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

哉大經孰明與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為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其淵源未免互有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氈之學每躭黄卷之書未冠而掇巍科既壯而事高蹈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

特起泮宫鼓箧授學者逾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
膺璧水之招翺翔芸閣之儁遊紬繹樞庭之密議平
生之作述於羣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
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三家之當否旁稽考諸儒之
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
顥頤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為通志之編屬時
論一起於要塗使斯文遂束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丁
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以朝元張四維而御極

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聿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官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嘉會早竊功名於俊域屢叨講席於王宮尋常不墜於箕裘鑒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郡條之暇自遺傳癖之譏況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覬揚後世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繦筆札

恭綴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齋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為注措之時戒備乙夜之觀庶少裨於德政儻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

玉海淳熙十四年九月朱佺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志十册付祕省

中興書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折衷三傳旁考啖趙陸

淳之說及推演孫復之言

王氏乘春秋統解

三卷

佚

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吕陶奏曰朝廷復春秋之科為置博士所以扶進後學敦勸諸生甚大惠也廣安軍鄉貢進士王乘嘗撰春秋統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其大旨比之陳岳折衷王沿集傳

孫復發微不在其下曾於元祐二年九月中繕寫投進乞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藏於秘省以備一家之説廣四部之盛

劉氏易春秋經解

宋志二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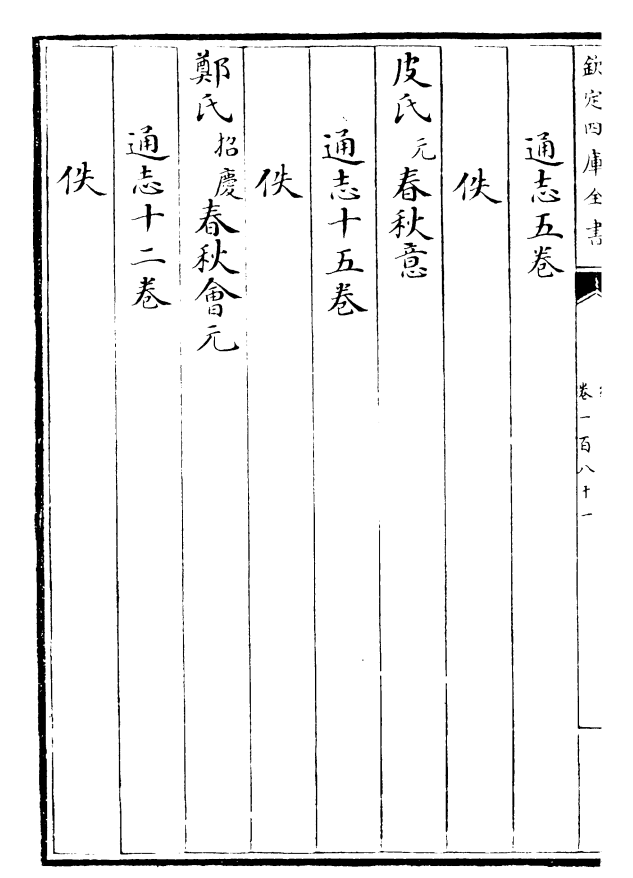
韓琦贈詩曰夫子春秋之所記二百四十有二年謹嚴之法不可犯欲示萬世天子權禮樂征伐必上出

諸侯雖大莫得專周平東遷魯君隱王綱壞裂勿復聨天王所存位與號列國自用公承傳齊桓晉文無實義挾周狥已掩大慝不歸聖筆立中制誰其當罪誰其賢紛紛五傳角同異各專門户執所偏遂令學者蹈迷徑不探元本遭羈牽至於歆向父子間亦反天性相鑱鐫何休杜預范甯輩離經附傳以臆箋膏肓廢疾互譏病雖欲針起難自痊前人文字安可數議難啾唧秋嘒蟬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開奥壤窺源

泉我朝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重淵劉生新解最後出了無蹇礙咸通川所趨旨義極簡正撐拄異論牢且堅事不歸王皆不與達經之志所以然詩三百可一言蔽曰思無邪而已焉方今四海大一統萬里號令猶君前安不思危易其治毋容僭亂生階緣往持此説助邦政坐令當宸尊如天

程端學曰易定襄人

劉氏𡗗春秋褒貶志



通志五卷

佚

皮氏元春秋意

通志十五卷

佚

鄭氏招慶春秋會元

通志十二卷

佚

鄭氏壽春秋世次圖

通志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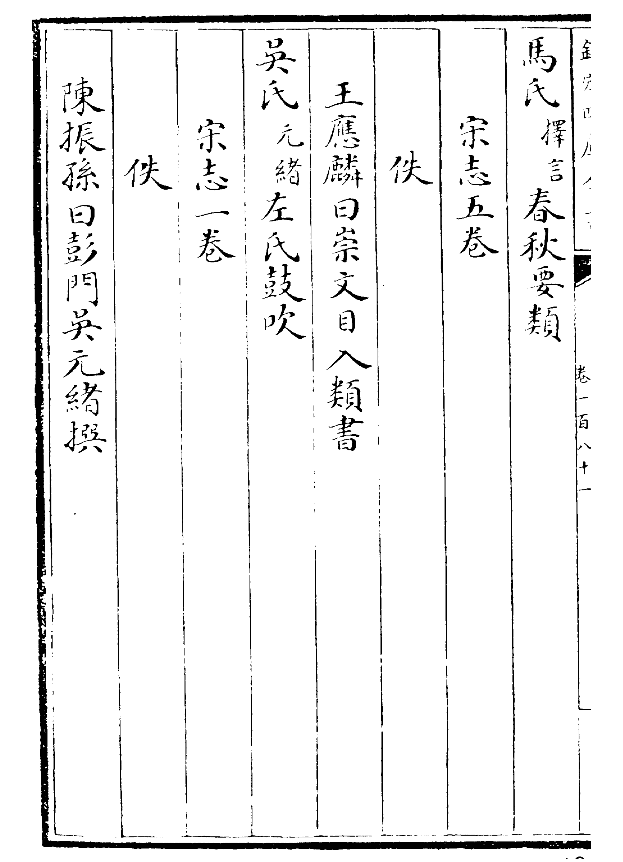
佚

師氏協等四家春秋集解

通考二十五卷

佚

晁公武曰戓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為一通具載本文



馬氏擇言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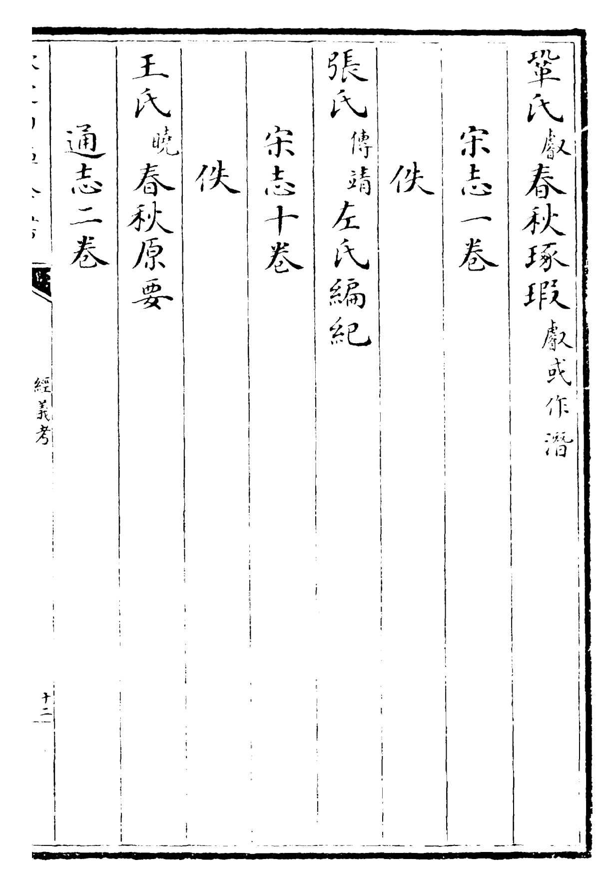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崇文目入類書

吳氏元緒左氏鼓吹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彭門吳元緒撰



鞏氏

鞏氏歖春秋琢瑕歖或作潛

宋志一卷

佚

張氏傅靖左氏編紀

宋志十卷

佚

王氏晓春秋原要

通志二卷

佚

楊氏希範左氏摘元

通志十卷

佚

李氏融春秋樞宗

宋志十卷

佚

惠氏簡春秋通略全義

宋志十五卷

佚

元氏保宗春秋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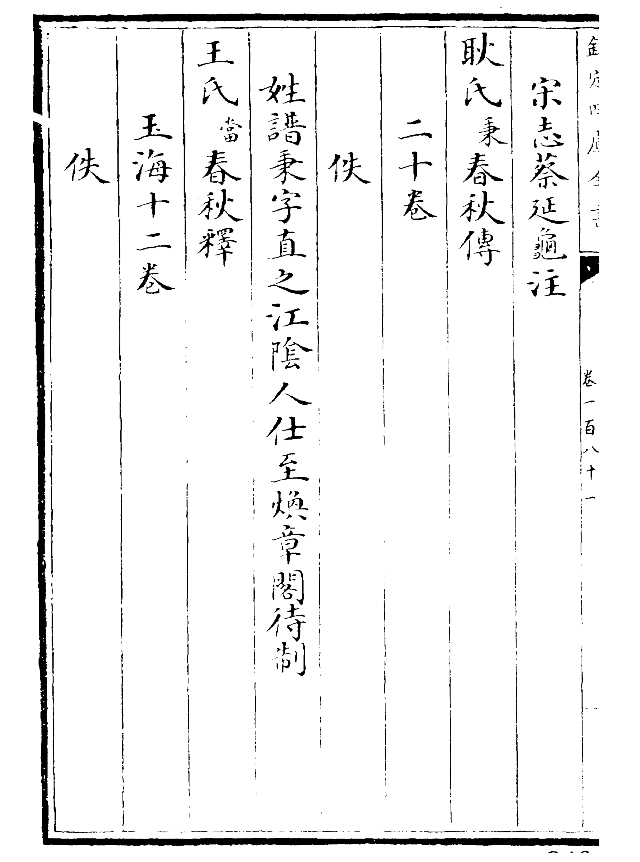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塗春秋事對

宋志五卷

佚



宋志蔡延龜注

耿氏秉春秋傳

二十卷

佚

姓譜秉字直之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

王氏當春秋釋

玉海十二卷

佚

春秋列國諸臣傳

宋志五十一卷

存

晁公武曰當肴山人嘗為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又釋春秋可謂有志矣

陳振孫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軾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

於他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陳造曰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暢叙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考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為之傳往往失之漏略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贊既足以見當時人

才出處語默之大節抑於著述體製所得將不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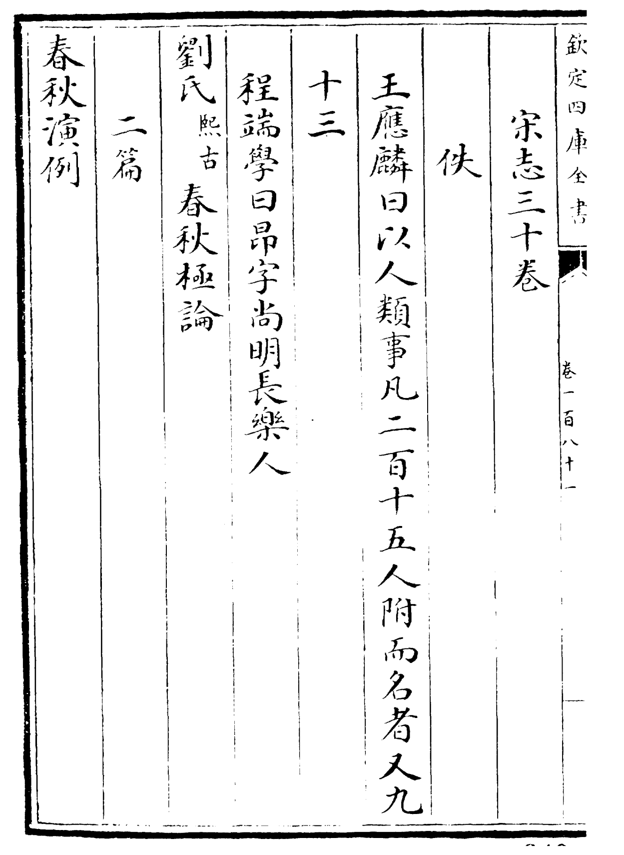
董氏敦逸春秋義畧

通志十四卷

佚

吉安府志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嘉祐八年進士元祐中為監察御史徽宗召拜諫議大夫極言蔡京下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鄭氏昂春秋臣傳



宋志三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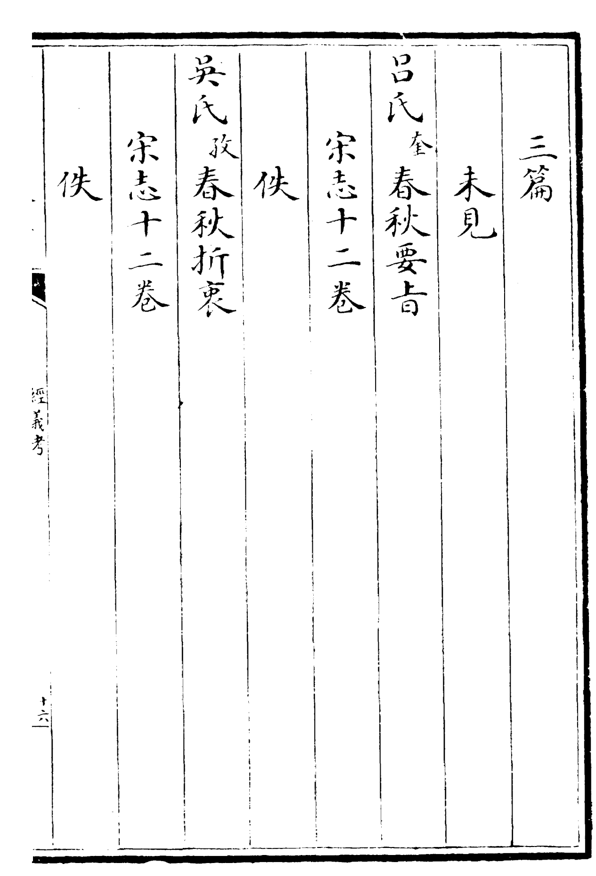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九十三

程端學曰昂字尚明長樂人

劉氏熙古春秋極論

二篇

春秋演例



三篇

未見

呂氏奎春秋要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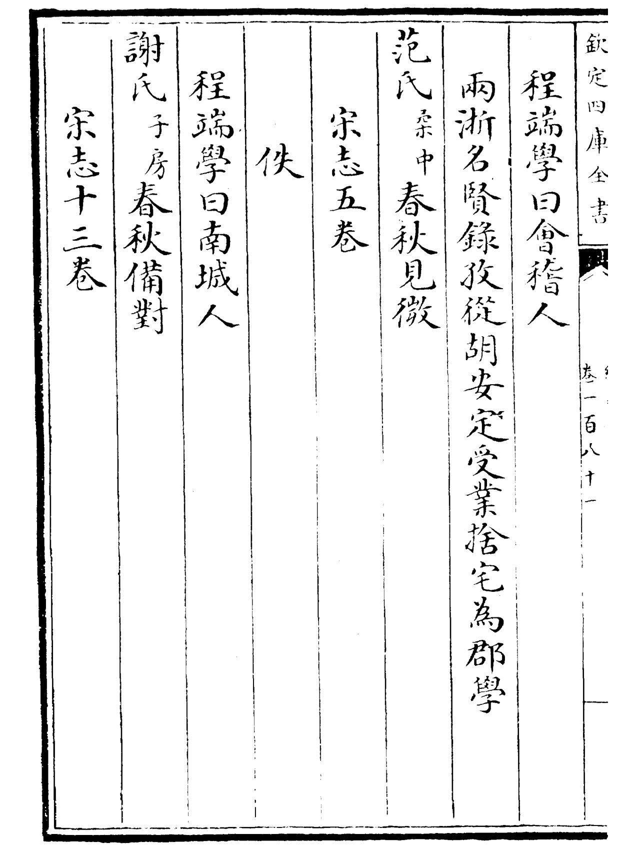
宋志十二卷

佚

吳氏孜春秋折衷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會稽人

兩浙名賢錄孜從胡安定受業捨宅為郡學

范氏棠中春秋見微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南城人

謝氏子房春秋備對

宋志十三卷

佚

于氏正封三傳是非

二十卷

佚

朱氏振春秋指要

宋志一卷

佚

春秋正名隤隱旨要

宋志十二卷 叙論一卷

佚

春秋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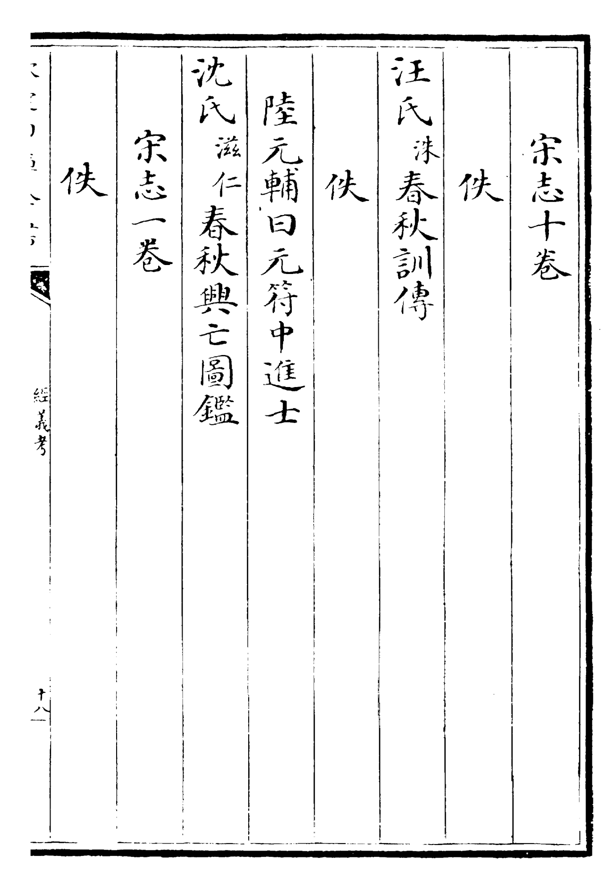
宋志三卷

佚

程端學曰應天朱氏正名賾隱旨要并叙論不拘類

例專取經意

李氏 撰 春秋總要



宋志十卷

佚

汪氏 洙 春秋訓傳

佚

陸元輔曰元符中進士

沈氏 滋仁 春秋興亡圖鑑

宋志一卷

佚

李氏格春秋指歸

佚

袁州府志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新法讜論下獄歷州縣以終

余氏安行春秋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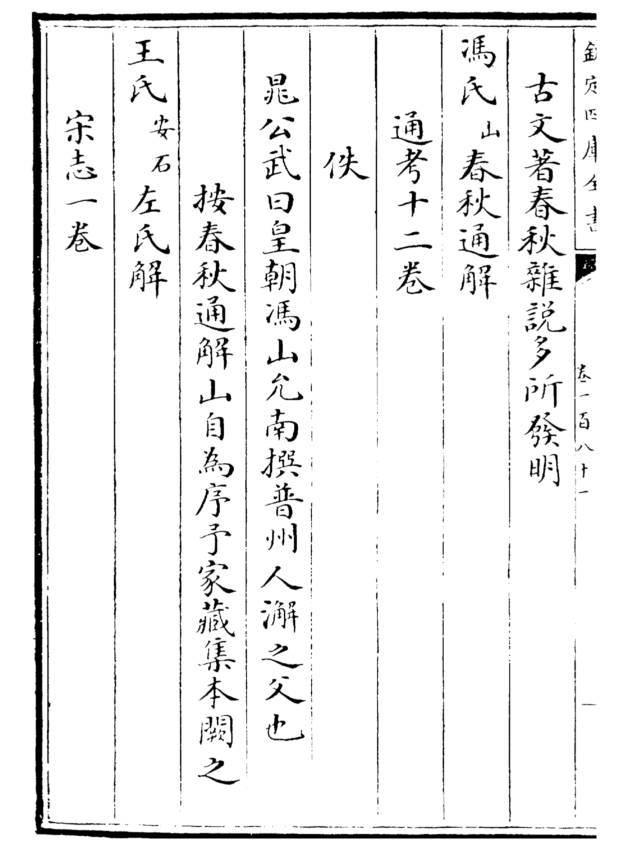
以己意為之

江西通志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一云弋陽人）官至大中（一云朝議）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上之詔藏祕閣

狄氏（遵度）春秋雜說

佚

宋史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棐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



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

馮氏山春秋通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按春秋通解山自為序予家藏集本闕之

王氏安石左氏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

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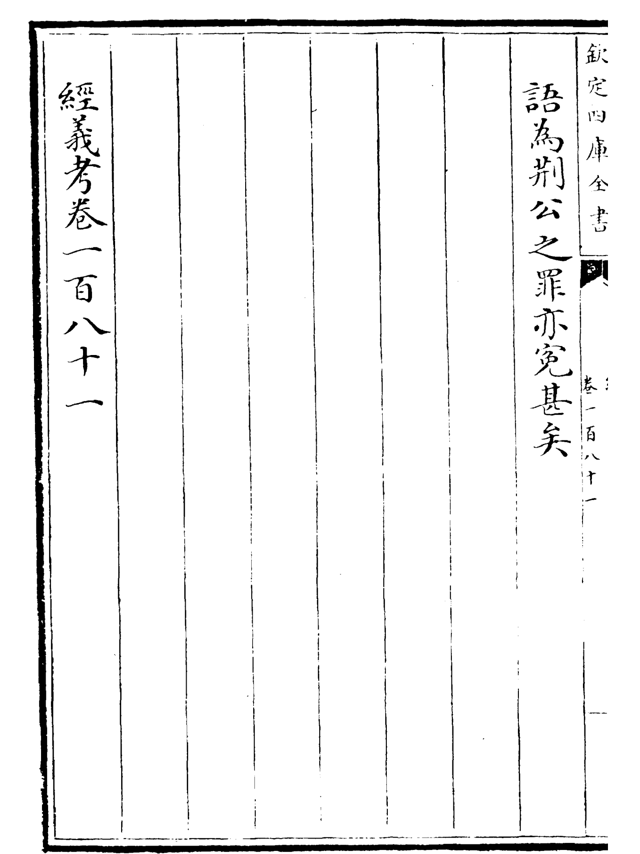
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

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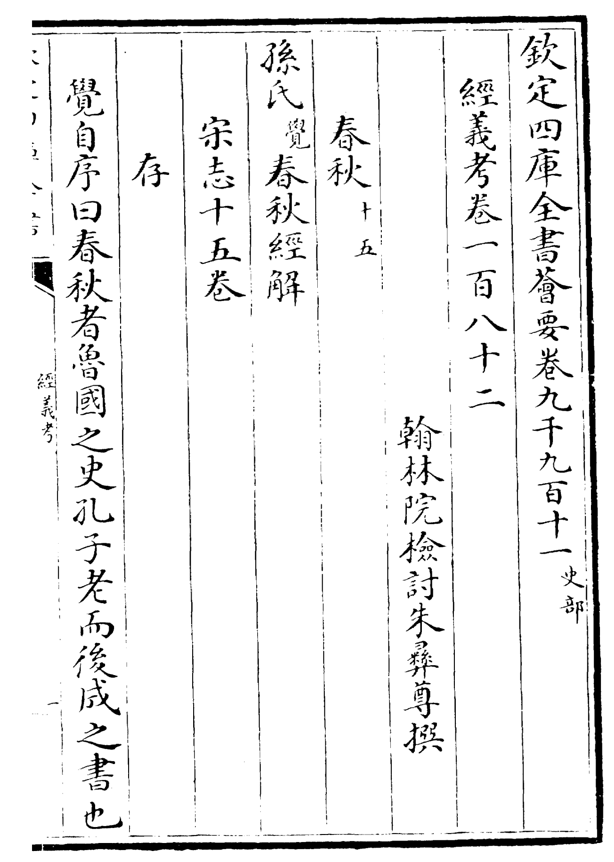
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荅之獨於

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

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


語為荆公之罪亦寃甚矣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十五

孫氏覺春秋經解

宋志十五卷

存

覺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删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賛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為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葢孔子尚壯猶兾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

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為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

秋之作葢以天下無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襃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為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記

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為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為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畀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别乎楚之僭偽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為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

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絶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

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託為丘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為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繆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

衆如左氏説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説亦得矣三傳之作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説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説校其

當否而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穀梁為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二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楊時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歿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

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為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髙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餍餘盡發聖人之藴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户以窺堂奥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闡

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兹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圬鏝之非惟不足以為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髙明也故絶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周麟之跋曰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咸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為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為予言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積諸有年爰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

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不顯也其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鏟彩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為天下後世刋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與與舉三傳以斷得失反復折中著為通論其旨詳而

明深而當異說不得而破此其邃處文定似不及也邵輯序曰龍學孫公蚤從安定胡先生遊在經社中最少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劒蠹蝕我聖經乃攄其所自得為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之親故間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甞欲刋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楚郵以為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

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歳稔公私粗給於是撙節浮費鳩工鏤板置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間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益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為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令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

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

汪綱曰龜山為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邃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

張碩曰髙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奥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部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嘉惠後進也博矣

晁公武曰春秋經社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

論議頗嚴

陳振孫曰覺從胡安定游弟子以千數别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又曰孫覺春秋經解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

陳造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張萱曰孫覺以三家之說核其當否而專主穀梁其是非襃貶雜用二傳及啖趙陸三家擇其說之最長者而以胡安定之說斷焉

春秋學纂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經社要義

宋志六卷

佚

黄仲元曰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為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間卓然獨見者誰乎

王應麟曰經社要義分為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學纂其說以穀梁為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

程子頤春秋傳

宋志一卷

存

程子自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

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爲决然之論也

陳亮跋曰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葢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為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涣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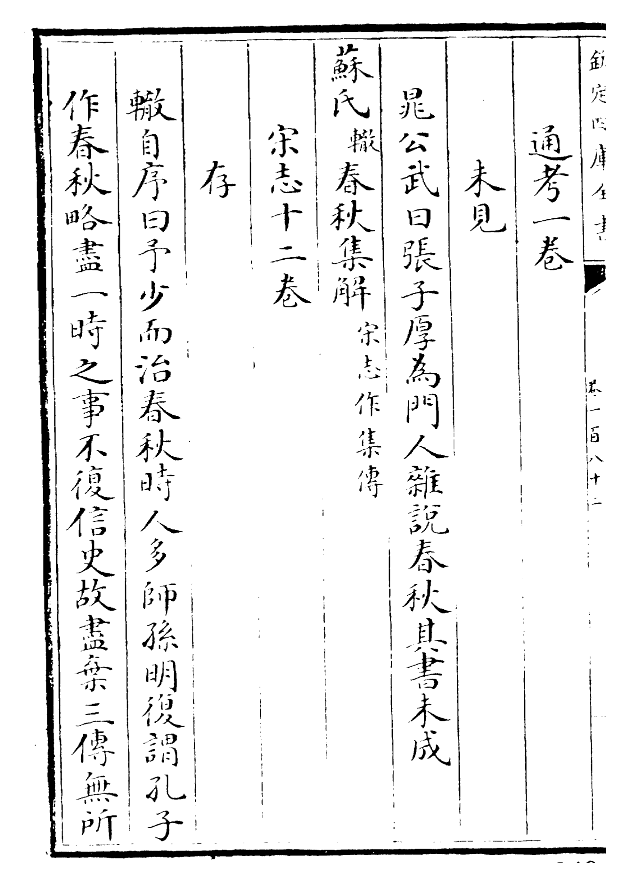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黄淵曰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為之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處

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

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

張子載春秋說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蘇氏轍春秋集解 宋志作集傳

宋志十二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
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

復取予以為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為本杜預有言丘明受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

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穿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為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

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葢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與論說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顔子之所太息也而况於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歳之絶學儻在於是也

晁公武曰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葉夢得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已意為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

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為求之過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
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
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畧
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振孫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葢
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張萱曰轍以時人治春秋多師孫明復盡棄三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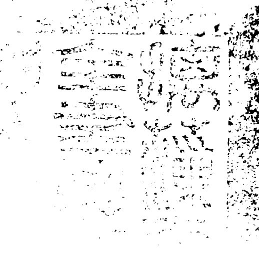
王安石解經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為斷爛朝報致學者不能復明春秋故著此書取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

陳弘緒跋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頴濱先生蘇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頴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為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頴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葢孔子之作春秋亦略

矣非以為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
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
予謂聖人之為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柢於道捨之道
而不合則雖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可盡信左
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政不妨博採
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成亦僅取其
二三策而已況丘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
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于楚丘穀梁以戎為衛齊

仲孫來公穀皆以為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為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頗濱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者捨其短而取其長焉可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脩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六

子方春秋經解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本例　例要

宋志二十卷今本十卷

存

子方自序曰春秋之法以為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夷狄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内而畧外詳君而畧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為詳著時以為畧又以詳畧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畧所輕乎其槩所重者日其

次者月又其次者時此亦易明耳然而以事之輕重錯
於大小尊卑疏戚之間又有變例以為言者此日月之
例至於參差不齊而後世之論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
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之為例分其類而條次之
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
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
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嗚
呼學者苟通乎此則於春秋之義斯過半矣

陳振孫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黄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遊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玉海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

任氏伯雨春秋繹聖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撰解經不甚通例

玉海淳熙十二年二月任清叟進曽祖伯雨春秋繹

聖傳十二卷付祕省

晁氏補之左氏春秋傳雜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元祐中晁補之撰左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凡四十六條

晁氏說之春秋三傳說

三篇

存

劉氏弇春秋講義

佚

弇自序曰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

焉好惡之心不存於是襃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為經非醲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者也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効予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幽厲既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奄奄就盡一變而為葵丘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為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為黃池之會則中國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哉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為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誌其所自出名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為緩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操之為已蹙矣此其例也君臣

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絕見之於
蒯聵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
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
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
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
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
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
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槩也曰然則是書也而謂

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為陰陽之中聖人倣乎陰陽以信褒貶此魯人命春秋之意雖孔子亦莫之能易也自孔子殁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獨泯滅不傳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唐有啖助趙匡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求之太過則精理失拘之太甚則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

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泝沿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楊氏混春秋地譜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混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并為圖於其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混增廣焉

謝氏湜春秋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春秋總義

宋志三卷

佚

張氏大亨春秋通訓

宋志十六卷

佚

張大亨自序曰少閒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其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學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陳振孫曰直祕閣吴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

按蘇籀雙溪集載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

難未敢輕論也其書今載續集中嘉父自序稱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者蓋此書也

五禮例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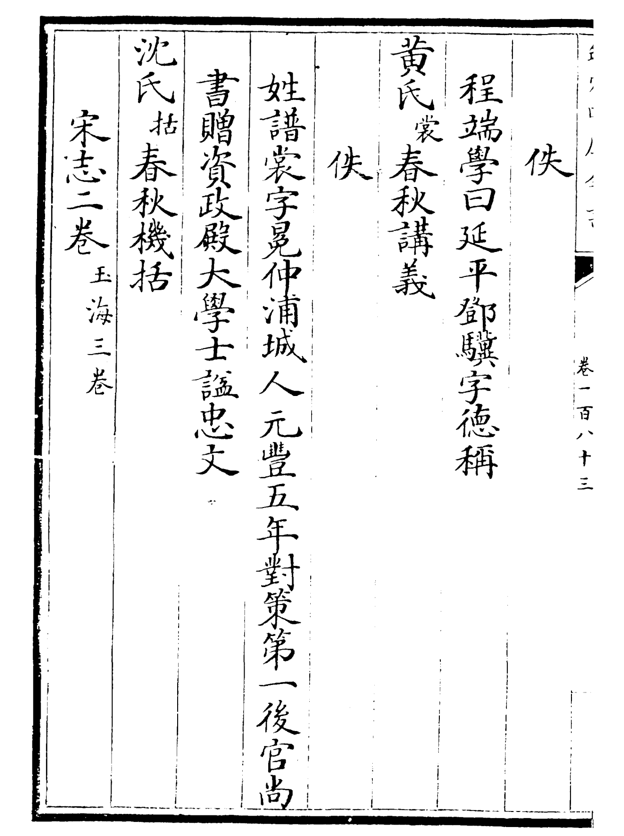
宋志十卷

存

陳振孫曰例宗考究未為詳洽

鄧氏驥春秋指蹤

宋志二十一卷



佚

程端學曰延平鄧驥字德稱

黄氏裳春秋講義

佚

姓譜裳字冕仲浦城人元豐五年對策第一後官尚書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文

沈氏括春秋機括

宋志二卷 玉海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春秋譜也

王應麟曰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甲子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載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録

春秋左氏紀傳

宋志五十卷 通考三十卷

佚

李燾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紀傳凡欲觀其國之治亂其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别據他書今姑仍

其舊以竢考求　又曰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陸氏佃春秋後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張氏根春秋指南

宋志十卷

佚

汪藻序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罰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絶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説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

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致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出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宵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

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吴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余嘗以諸國縱横例而類見之聖人

之意了然矣當今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户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乎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晁公武曰吴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

陳振孫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諸掌又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林氏之奇春秋通解

佚

黄澤曰林少頴春秋說大抵不純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為書故必書日月以次

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為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氷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内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

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内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逺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况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

孺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脩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别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

篇最當理

葉氏夢得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存

夢得自序曰春秋為魯而作乎為周而作乎為當時諸侯而作乎為天下後世而作乎曰為魯而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為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

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為天下作歟為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為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電雨雹霜雪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蟓蜚麋蜮鸜鵒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

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扵其間窮然如天之在上未甞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為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扵天由是可以為帝由是可以為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

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自孔子没而三家作吾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

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所可共覩則其為予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為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春秋考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讞

宋志三十卷

佚

真德秀曰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為新經之說旣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為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絶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為不淺也公之文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

陳振孫曰夢得傳考讞三書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

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曰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

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葉筠曰先祖左丞著春秋讞考傳三書各為之序併刊於南劒郡齋

春秋指要總例

宋志二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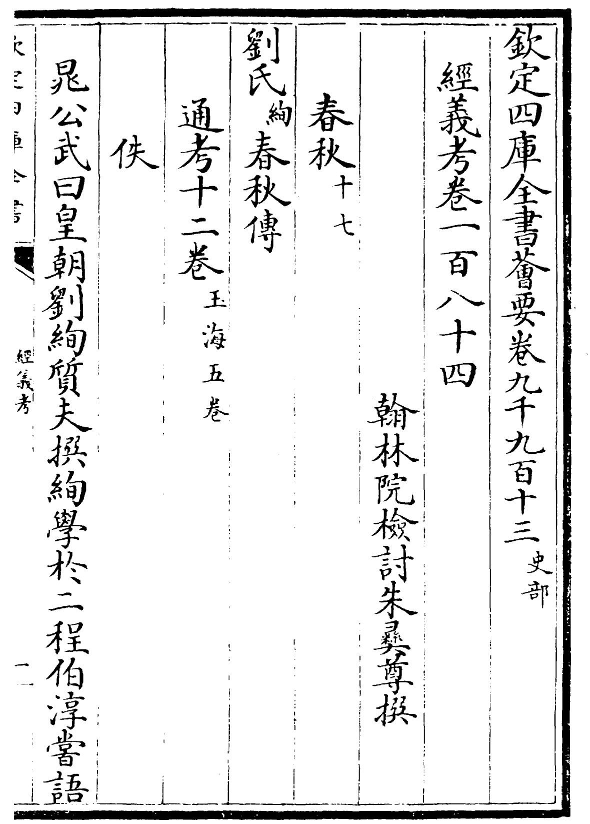
南窗紀談葉石林為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掊擊三傳曰讞編排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為此名前古所未有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喜

石林春秋

宋志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七

劉氏絢春秋傳

通考十二卷 玉海五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

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振孫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為不盡本意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楊氏時春秋說

一卷

未見

蕭氏楚春秋經辨

宋志十卷

佚

胡銓序曰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叅

謀軍事呂祉奏禮部牒檢尚書省黄牒三省同奉手詔朕

以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

逮乃稽舊章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未有應令豈朕菲德不

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捜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既遭家不造煢煢在疚而天戒朕躬太陽有異氛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遵俞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於廷諏以過失次第施用承天意者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

必有可觀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使候勑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官胡某詞業繳進右劄付胡某蓋七年六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殁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嘆謂銓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銓以妄言

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嗔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内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冗贅之說澈㪚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天顔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

對曰先生賓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王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儻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爵然愈光豈特銓得以糾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叙所以固辭不可於是乎書乾道壬辰

陳振孫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

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

江西通志蕭楚泰和人自漢唐以來春秋專門槩癖於傳楚獨以經授著經辨四十九篇

黄氏頖春秋左氏事類

佚

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敘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胡銓志墓曰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書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歷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篇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賜進士出身左宣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之絕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

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羅氏從彥春秋指歸

佚

從彥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啟三代之治也大略 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

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

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哀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真後

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袵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

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賛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

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有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郟鄏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獲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

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陸氏宰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

宰字元鈞游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一卷

存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想見其處今掇其著者附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刋本以爲蘇軾撰誤也葢稅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説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㑹義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其詩傳相似
宋史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
子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六年賜進士出身擢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
直學士院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卒諡文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為東萊先生
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從金
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居仁為右丞

子學山谷為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為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録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

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娱學者稱為谿堂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録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説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威公簒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俯乞編之記注

陳氏禾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_浚春秋解

六卷

佚

李氏_光左氏說

十卷

佚

許氏翰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内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

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為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説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陽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説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

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

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絶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禕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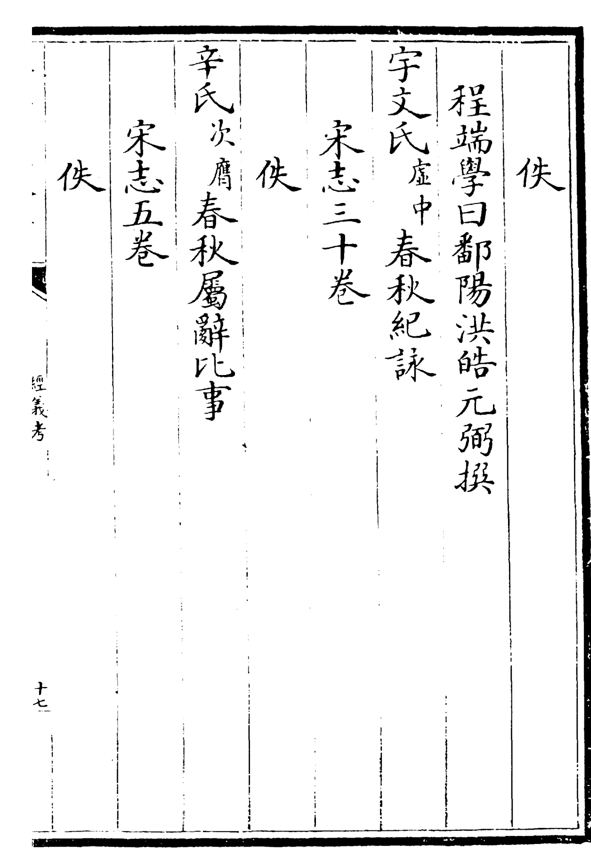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旣事蕭楚爲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洪氏皓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弼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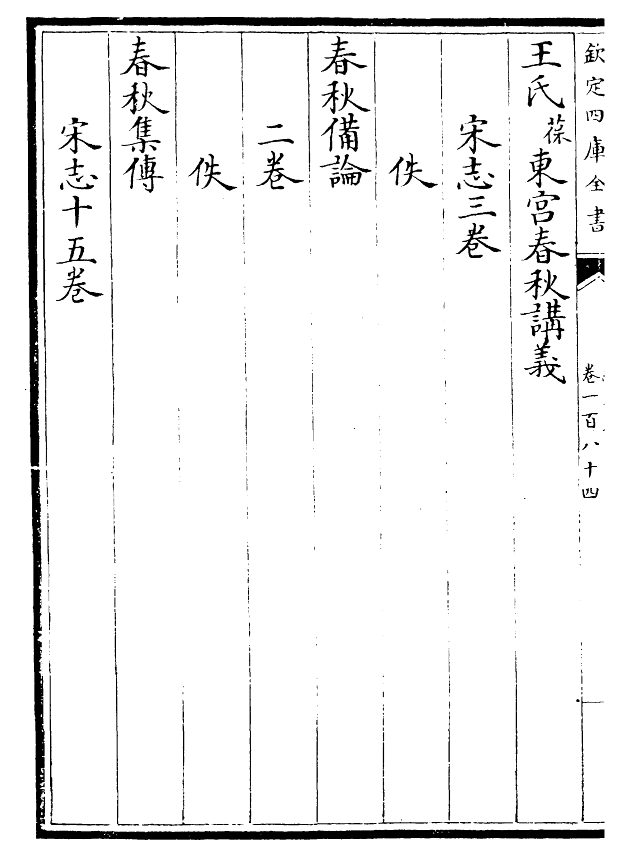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𥙷字彦光吴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出為浙東提點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為當時名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産晏子而三人者姓名畧不槩見其他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葢昔人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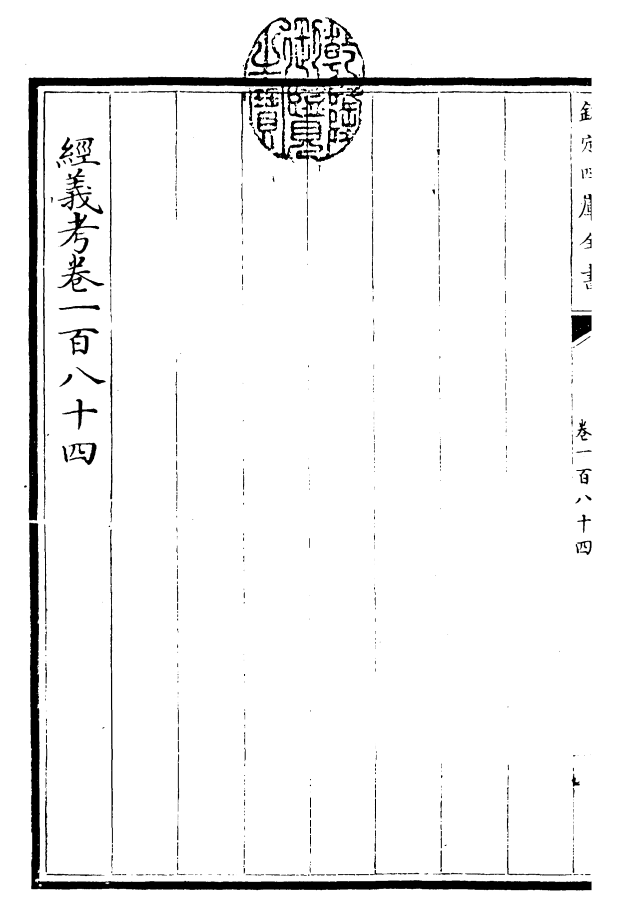
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間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𥙷彦光撰朱新仲為作序𥙷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説多用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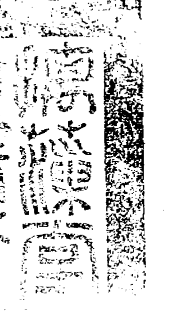
龔明之曰彦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解十五卷備論五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楊金